

方俗词语考释与方言证诂

——以《近代方俗词丛考》为例*

刘玉红

(暨南大学 华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10)

[摘要] 方言是语言的地区性反映,它在不同程度上保留了古代汉语的音读,词汇和某些语法现象。近代汉语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口语成分较多的作品,这些作品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并且由于在时代性方面与现代汉语比较接近,运用现代方言以诠释近代汉语词是有可能并具有非常广阔的前景的。

[关键词] 方言;考释;汉语

[中图分类号] H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598(2008)03-0123-04

近代汉语是指从唐五代至清初这一历史时期的汉语。在这一阶段中,虽然正规的书面语仍以文言为主,但口语以及接近口语的书面语与上古汉语有了较大的差别。而其中的词汇,正如前辈学者张相所言:“其性质泰半通俗,非雅诂旧义所能赅,亦非八家派古文所习见也。”^{[1](P1)}

近代汉语词汇研究可以从多个不角度进行,而词语考释是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蒋绍愚先生指出,“近代汉语词语的考释是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基础工作,尤其是因为原先对近代汉语的研究重视不够,现在我们对很多近代汉语词语的意义都不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更应把词语考释放在首位。”^{[2](P287)} 二十世纪之前的词语考释工作,留下了不少宝贵材料,但古人的诠释有时缺乏科学性,或缺乏明确的历史观念与系统性。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出现了一大批研究成果。但在考释的方法上,毋庸讳言,大多采用的只是排比归纳的方法,因此在不少方面考释的结果就不一定准确。况且,现在随着研究手段的日益科学化,电子语料的检索越来越方便,单纯依靠排比归纳已经很难做出大的成绩。这就牵涉到词语考释的方法问题。今天我们也必须运用新的方法。

一、近代汉语词语考释必须参证方言

近代汉语词语考释的方法,从根本上来说应该是和上古汉语词语考释方法一致的,传统训诂学的

一些方法在以后的工作中仍有它的实际意义。所不同的是,由于近代汉语词语的口语性特别强,因此在考释时还应运用一些新的方法。蒋绍愚先生归纳为认字辨音、参照前人诠释、排比归纳、因声求义、参证方言、推求语源。^{[2](P288-296)} 近些年来,大家比较注意各种方法的综合运用,但是,在参证方言方面,总的来说,还是不够的。这与我们的思想认识有关,也与学科分类有关:从事方言工作的学者多是现代汉语研究者,从事近代汉语词语考释的学者则属古代汉语。其实,只要虚心学习,扩大知识面,参证方言以进行近代汉语词语考释是完全有可能并可以做出一定的成绩的。

方言是语言的地区性反映,它在不同程度上保留了古代汉语的音读,词汇和某些语法现象。近代汉语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口语成分较多的作品,这些作品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并且由于在时代性方面与现代汉语比较接近,运用现代方言以诠释近代汉语词是有可能并具有非常广阔的前景的。罗常培先生曾经指出:“金元戏曲中之方言俗语,今日流行于民间者尚多,惟董理无人,索解非易。”^{[3](P1)} 不惟金元戏曲,其实整个近代汉语中的词语都是这种情况。

二、参证方言的角度

在近代汉语词语考释工作中,前些年由于方言词语搜集不够,可以直接供训诂的参考的材料也就

* [收稿日期] 2007-12-20

[基金项目] 全国高校古委会 2007年直接资助项目“《清平山堂话本》校注”(编号:073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玉红(1970-),女,贵州贵阳人,文学硕士,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对外汉语系,讲师,研究方向:古典文献。

不多;加之从理论和方法上研究方言词语在训诂中的作用问题也较少,因此,训诂如何充分利用方言材料还远未引起汉语界的重视。以往用得最多的就是排比用例,以求“通”为目的。但事实上,“通”未必就对,而且只靠排比用例容易导致望文生义或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所以,在综合运用多种方法考释近代汉语词语的基础上,我们今天有必要特别强调各种古今方言的综合运用。

近代汉语词语分布于各种作品中,对它们进行考释要综合运用各种方法。就参证方言而言,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方言调查。汉语方言调查,前辈时贤的成果已经很多,包括调查报告、论文、专著等。全国各地方言词语都可以用作我们考释近代汉语词语的佐证。有许多既有成果作基础,我们就可以对部分词语用参证方言的方法来进行考释。另一方面,近代汉语中的词语有许多至今仍活跃在全国各方言口语中,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并未被调查记录下来,所以还需要自己去进行脚踏实地的调查工作。

(二)当代方言词典。近几十年来我国出版了不少方言词典,而其中规模最大的当属由许宝华、宫田一郎主编的《汉语方言大词典》和由李荣先生主编的分卷本《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参考价值很大。

(三)古人的方言诠释专书。这一类书在近代汉语阶段很多,如宋代洪迈《俗说》、龚正熙《续释常谈》;明代杨慎《俗言》、陈士元《俚言解》、赵南星《目前集》;清代瞿灏《通俗编》、顾张思《土风录》、钱大昕《恒言录》、郝懿行《证俗文》、钱大昭《迹言》等。这些俗语辞书,有的已出过单行本。其中明清一部分方言诠释专书(二十种)已被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影印收入《明清俗语辞书集成》一书,此书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

在强调参证方言的同时,也要注意,“时有古今,地有南北”,我们在参证方言材料时不能采取近代汉语中写作某些作品的作者的出生地或长期生活地的方言与当今方言一一对号的做法。

三、参证方言要与其他方法相结合

用方言证诂的方法对近代汉语词语进行考释绝不仅仅是简单地将近代汉语中的用法与方言用法相比附,还有多个方面需要注意。近读四川大学雷汉卿教授新著《近代方俗词丛考》(以下简称《丛考》)^[4],深感这是一部颇为优秀的近代汉语词语

考释专著,尤胜者乃在其考释词义时有意识地参证方言,故以之为例对近代汉语词语考释中的参证方言进行讨论。

(一)参证方言必须要考本字

考本字可以使我们明了古今词义的继承关系与语音演变的规律,词语考释中如果能考本字,则可明了方言中词的用字情况。例如,《丛考》39页“墩”条引《金瓶梅词话》第五十八回:“我恼他那等轻声浪气,他又来我跟前说话长短,教我墩了他两句。墩,《汉语大词典》释为“顶撞”,但此处应为当面斥责之意。《丛考》认为其字当为“敦”。《说文·支部》:“敦,怒也,诋也。段玉裁注:“皆责问之意。又如,《丛考》99页引《醒世姻缘传》第四十四回:“谁家一个没折至的新媳妇就开口骂人,雌答女婿?”《丛考》指出,雌答(搭)是一个使用很普遍的方言词,又作毗打、毗啞、毗啞等,究其本字当作“皆”。《说文·口部》:“皆,苛也。段玉裁注:“苛亦当作诃。玄应引作诃。凡言皆毁当用皆。桂馥义证:“苛也者,谓诋毁也。经典或借皆字。”又如,《丛考》151页“汝唆”条引《醒世姻缘传》第九十八回:“素姐伶俐,爽利把两只手望着狄希陈脸上一汝……”,《丛考》指出,“汝”是个记音字,本字当作“搆”,《广韵·麌韵》:“搆,搆取物也。指伸手取物。《集韵·遇韵》:“搆,手进物也。西北方言中把手或其他物体放入或伸进空隙或空间的动作叫“搆”,如“把手哈往磨眼里搆的干当没有”,把柴草放进灶里让其燃烧叫“搆”,形容人吃饭贪婪也叫“搆”。用法相同。清代学者王引之《经义述闻》指出:“经典古字,声近而通,则有不限于无字之假借者,往往本字见存而古本则不用本字而用同声之字,学者改本字读之,则怡然理顺;依借字解之,则以文害辞。是以汉世经师作注,有读之为例,有当作之条,皆由声同声近者,以意逆之而得其本字。所谓好学深思,心得其意也。”^[5](P756)指出了本字的重要作用。当然,承载近代汉语俗语词文献当然不是什么“经典”,但阅读时需要注意考其本字,其理一也。

(二)参证方言必须要探语源

语源是指词义的来由。蒋绍愚先生说:“考释近代汉语的口语词,如果是为了阅读或编纂词典,那么弄清某词语是什么意思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要对这个词语了解得深一些,就还需要推求语源。”^[2](P294)参证方言的同时也要探语源,这样才能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即考释出某词语在方言中的

词义,同时也要探明其何以得有此义。前面所说的考本字,实际上也是与探语源结合在一起的。例如,《丛考》23页“侧侧儿”条引《金瓶梅词话》第七十九回:“俺每去了,你自在侧侧儿罢。”《丛考》按语说,“侧”犹“欹”,意为歪斜、倾斜,见于上古文献,如《荀子·宥坐》:“吾闻宥坐之器,虚则欹,满则覆。近代汉语中常用的词义是身体斜靠着(休息),有别于平躺,如《老残游记》第十一回:“黄龙子就在对面榻上取了几本书做枕头,身子一欹,已经鼾声雷起。”又如,《丛考》306页“扛帮”条指出,“扛帮”一词除辞书所收录义项外,还有其他义项。至今在青海地区方言中的用法,义同普通话的“唆使、怂恿”。而其何以得有此义,《丛考》从结构上进行了分析:“扛帮”是一个同义复合的双音词,明清小说中“扛”有撺掇、怂恿义,如《型世言》第十五回:“没主意的小伙子,被这两个一扛,扛做挥金如土。”“帮”是个记音字,文献中又作“谤”,如元王实甫《西厢记》五本四折:“这一椿事都在红娘身上,我则将言语谤着他,看他说甚么。”元曲中又多见“搬调”一词,如《灰阑记》中有“搬调的男儿问咱家”语,义同。从方言来看,“谤”也有怂恿的意思,如青海乐都话:“将将(刚刚)两个不打了,叫家(他)谤了几句哈可(又)打开了。既明此语源,笔者因悟《清平山堂话本·快嘴李翠莲记》中“我若略略开得口,便去搬唆与舅姑”中的“搬唆”亦为同义复用。《汉语大词典》释为“搬嘴调唆,挑拨”,亦未得其语源。

(三)参证方言必须要明声韵

方言是语言的地区变体,语音形式互有不同。方言的语音系统,包括该方言的声母、韵母、声调,连读变调,轻声,儿化,重叠等语音变化情况。与词语考释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声韵的变化。只有明了方言的声韵变化情况,才能深入探究近代汉语词语的意义。例如,《丛考》269页“焯易”条引《何典》卷一:“那些吃茶的清趣朋友,蛇头接尾皮巴的前门进,后门出,几乎连阶沿砖都踏焯易了。”《丛考》指出,“焯”即“炆”之异体,而“易”即“谿”,《广韵·沃韵》焯蜀切,指铜屑。《说文·金部》:“谿,铜屑也。铜屑是通过“磨”获取的,那么磨光的动作也可以叫做“谿”。明杨慎《丹铅总录》卷七:“南宋孔颖铸钱,议曰五铢钱,周郭其上下,令不可磨取谿。谿音谿。……明李实《蜀语》:“磨之渐销曰谿。”1918年《上海县续志》:“谿,俗呼如异,物渐磨去也。今青海地区方言读[yil3],如“斧头刀子

快谿完了,到铁匠跟前拍咖(锻打一下)”。这样,通过声韵与方言的语音考察,就可以确知“易”就是“谿”,意思就是磨光、磨损。又如《丛考》154页“哨”条引近代汉语用例多条,认为是“唆使、怂恿”义,然后又进一步联系到古代文献中“使犬声”这个词有不同写法。清钱绎《方言笺疏》:“《公羊传》宣公六年《疏》云:‘今使犬谓之属。’哨、‘嗾’、‘口取’、‘属’声转,字异,义并同也。”《丛考》又论证:“族”古音为从[dz]纽屋[ok]韵的入声字;《集韵·遇韵》还有两个意思为“使犬声”的字“口戍”(春遇切)、“口数”(双遇切),中古遇韵上古属侯[o]部,与“嗾”是对转关系。见于近代文献的“嗾使”、“唆使”就是西北方言中所说的“哨使”。

(四)参证方言必须要要求语境

语境对于考释词义有极大的帮助。清人所谓“例不十,不立法”就是强调语境的重要作用。蒋绍愚先生所说的“排比归纳”实际上也是指语境,这是传统的词语考释使用最多的方法。这一方法在《丛考》中也使用较多。如28页“瞅”条首先列举近代汉语用例十多条,如《金瓶梅词话》第五十一回“被月娘瞅了一眼”,《丛考》解释:“以上例句中‘瞅’的意思不是一般的‘看、望’,而是厌恶地看或责备地看”。并引方言:今青海省及甘肃河西部分地区方言中凡说“瞅”都是这个意思,如“家(他)把我狠狠价瞅给了一眼,我再没出声气”等。又如《丛考》153页“撒拉溜侈”条详引《醒世姻缘传》例并详加分析,并引青海、甘肃方言用例形容人做事轻率随便、漫不经心叫“撒搭溜失”,如“之(个)娃娃做啥哈(做起事情来)撒搭溜失的,一点规矩没有”,因而释为“做事轻率,漫不经心”。这样,实现了求语境与释方言俗语的结合,填补了注本未释和辞书未录的空白。作者用这一方法解释了一大批词语,具有很高的价值。

(五)参证方言必须要释民俗

方言俗语植根于民间,因而与民俗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现象已经为越来越多的方言、民俗研究者以及相关学科的专家所认识,2004年9月在西北师范大学举办的首届西北方言与民俗学术研讨会就是最好的证明。就词语考释来说,某些词语的考释如能联系到民俗,会更加让人信服。《丛考》中这类例子很多,例如:《丛考》108页“打醋坛”条引《醒世姻缘传》“也有果然打破醋坛的”、“若不打个醋炭”等例,旧注说:“民间风俗用以祛除不祥的方法之一。或打碎醋坛,或将烧红的炭放

在醋中。……所谓“或打破醋坛 不知所据。《丛考》引作者自验的青海民俗,并引《青海乡俗》:“有些人家,除夕夜还用食醋浇在烧红的卵石上,用蒸发的气体,薰染大小住房,叫‘熏醋蛋石’,以示驱邪消瘟,除灾减病。更进一步证以古代民俗:“‘打醋坛 清洁卫生习俗,近代医学著作有记载。引宋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元危亦林《世医得效方》,明缪希雍《神农本草经疏》列,具有有很强的说服力。

四、参证方言进行方俗词语考释的工作仍需加强

当前学术界尤其是汉语史研究者对于参证方言都比较重视,以我们评论的《丛考》来说,书中大多是以多种方法相结合的方式的词义考释的,我们上面不过是为了阐述清楚才分成若干类进行讨论。书中精彩之处很多,不能一一列举。但是,这一工作仍需进一步加强。除学术界已经谈到的几个例子外,以下例子也可用来说明参证方言进行方俗词语的考释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

有的地方关于语源还可进一步讨论。例如,关于“?”《丛考》189页“?虫”条释为“形容人怯弱、无能”,是。作者溯其语源:“?本为蠡斯的别名,作此义时当为“恹”的俗字。……释义极是,但语源可进一步探索。《金瓶梅词话》第五十回:“你一日才吃??”蒋礼鸿先生开始以为此字指唾沫^[6],后见汪维辉文,将其附于论文集该文之后,汪文云:此字不见于历代字书,当是元明时期所造的一个俗字,读作 sǒng,义为精液;《现代汉语词典》收录该词,有两个义项,一是“精液”,二是“讥讽人软弱无能: ?包 这人真?。此字《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均仅收“细毛”义,未收“精液”义,失之。^[7]方

言中以性器、精液詈人者比比皆是,“?”与之音义俱同(“熊包”之“熊”亦为其音近俗字),似与“恹”无关。

有的释义还可再进一步精确。例如《丛考》213页“齿最”(以下以“~”代之)条释为“给东西吃,喂东西吃”。后面又说到字也作“惓”,《姻世姻缘传》黄注:“惓人,拼命给人吃东西。或作“食耑”,《聊斋俚曲集》蒲先明注:“山东方言,蒲松龄《日用俗字·庄农章》作‘~’,给吃使肥的意思。按,释义似当从黄、蒲,应强调其义是拼命吃。此义联系到语音相近的“瞳”则词义更清楚。《玉篇·口部》:“瞳,吃兒。”《集韵·江韵》:“食童,食无廉也。或从口。”“食无廉”,食无节制也。唐《朝野僉载》:“瞳却!作个饱满死鬼去!”寒山诗:“背后瞳鱼肉,人前念佛陀。明《清平山堂话本·快嘴李翠莲记》:“总然亲戚吃不了,剩与公婆慢慢瞳。”“~”当是因方言音变而后出的字。

[参考文献]

- [1] 张相. 诗词曲语辞汇释 [M]. 北京:中华书局, 1977.
- [2] 蒋绍愚. 近代汉语研究概要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3] 罗常培. 序 [A]. 徐嘉瑞. 金元戏曲方言考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56.
- [4] 雷汉卿. 近代方俗词丛考 [M]. 成都:巴蜀书社, 2006.
- [5] 王引之. 经义述闻 [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5.
- [6] 蒋礼鸿. 《金瓶梅词话》语词札记 [J]. 文献, 1991, (3).
- [7] 汪维辉. 《金瓶梅词话》语词札记补正三则 [A]. 蒋礼鸿语言文字学论丛 [C].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4.

(责任编辑:朱德东)

The Explanation of Dialectal Words and Reference of Dialects

—Take the book “Explanation of Neoteric Dialectal Words” as an example

LIU Yu - ho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10)

Abstract: Dialectal words are the reflections of the area changes of language, which keep down the sounds, vocabularies and some grammars of ancient Chinese language. The main materials of study of neoteric Chinese are works with much spoken language and much district color. Because of the adjacent distances with modern Chinese, it is possible and has much foreground for us using modern Chinese to explain the words of neoteric Chinese.

Keywords: dialectal words; explain; Chinese language